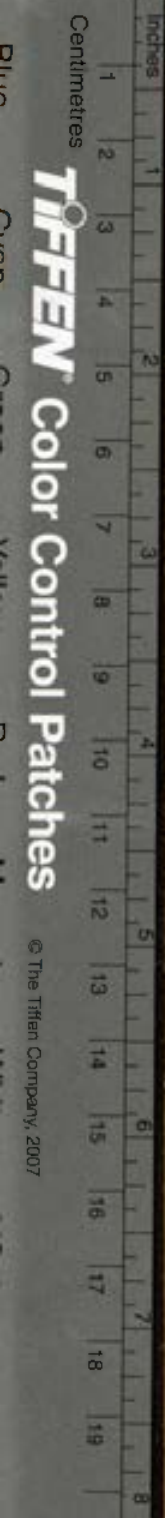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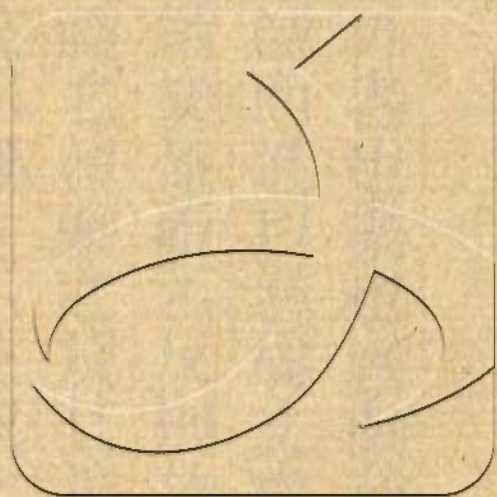


910
7566
25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樂書卷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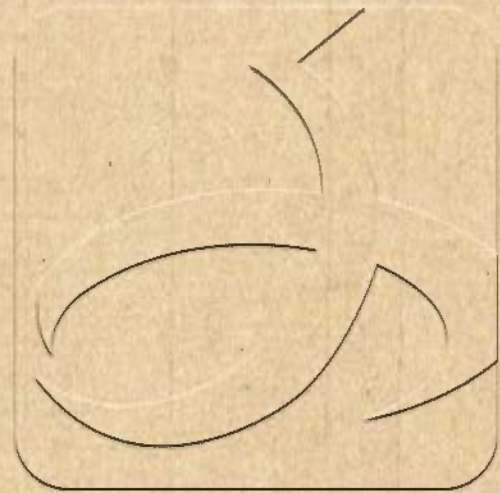
宋宣德郎祕書省

禮記訓義

樂記

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也者動於內者也故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
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得其報則樂樂
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禮樂之於天下無主不止無文不行故其情則中有
主而能止其文則外有正而能行是主減主盈者禮



正字陳賜誤



樂之情也以進以反者禮樂之文也言減則盈爲增
言盈則減爲虛言進則反爲退言反則進爲出禮主
虛以減則人情之所憚行必以進爲文所以推而進
之也豈卑者舉之罄者與之之意歟樂主增以盈則
人情之所樂趨必以反爲文所以抑而退之也豈高
者下之饒者取之之意歟今夫禮以地制未嘗不主
減然而饗必至於百拜儀必至於三千則禮減而進
以進爲文可知樂由天作未嘗不主盈然而合樂必
止三終奏韶必止九成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可知
以易言之上者陽之位下者陰之位陽上進陰下退

則於卦爲復禮主其減樂主其盈者復之道也外者
陽之域內者陰之域陽內入陰外出則於卦爲姤禮
以進爲文樂以反爲文者姤之道也在風之蟋蟀儉
必欲中禮樂必欲無荒在雅之楚茨儀禮欲其旣備
鐘鼓欲其旣戒亦此意歟禮減而不進則人病於難
行不足以致富銷之道也樂盈而不反則人病於太
過不足以致禮放之道也銷則鑠於外物不能以自
強入於魯人之跛倚者有之然則禮也者其可以無
報乎放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侯之忘倦
者有之然則樂也者其可以無反乎故禮得其報其

樂書卷二十九
情樂而不惑樂得其反其情安而不危禮之報情樂之反始其數雖異其義一也孔子言謙以制禮繼之復以自知豫以作樂繼之嚮晦入宴息義協於此史遷謂君子以謙退爲禮而不知其文主進以減損爲樂而不知其情主盈未爲深於禮樂者也郊特牲言春禘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者其禘嘗饗食有春秋陰陽之義也言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者以天地君臣有先後尊卑之義也此言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者以禮樂有報反之義也其義同其所以爲義異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君子小人同樂而異得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人情同樂而合道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蓋樂發於聲音爲歌於動靜爲舞歌舞皆人所爲道實在焉道之所在性實藏焉然則人道著於聲音動靜非性術之常也物其變者爾有言心術有言性術者道無所不行而術則述其末焉喜怒哀樂所以形者非心之本心之末而已聲音動靜所以變者非

性之本性之末而已此心與性所以皆謂之術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則心術者性術之用性術者心術之體言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尙何底蘊之有乎

次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所以爲詩也情樂於內而形於外人之所以爲樂也凡此天機之發而不能自已非有以使之然也是人而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之道達則始乎治常卒乎亂矣先王得不得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乎蓋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取是以節之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取是以行之也然聲樂之象非樂之道也故可樂樂而至於不流得非以道制象者乎文樂之飾非樂之情也故可論論而至於不息得非以情成文者乎聲足樂而不流故安文足樂而不息故久中正之雅不過是爾此所以能

樂書卷二十九
使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確乎多哇之鄭不能入也蓋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爲雅頌以道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人之善心邪今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况放心得接乎姦聲感人逆氣應之而淫樂興焉况邪氣得接乎先王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凡淫溺之樂不接於心術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卒至於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者立樂之效也

墨子非之奈何雖然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不過發之聲音形之動靜特樂之一方非道之大全也語其大全則道可載而與之俱休樂而無形則人不能無樂樂而不能無形不足道也幽昏而無聲則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不足道也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則感動人之善心不足道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立樂之方不足道也上文論六音此及廉直繁簡肉好而不及噍殺粗厲滌濫者不合雅頌之聲故也

樂書卷二十九終

樂書卷第三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
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
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聖人作爲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長幼以爲紀綱紀綱
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律小大之稱比
終始之序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長幼之理皆形見

於樂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主敬主親主順之道皆會歸於和是故祭祀奏之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而不慢射鄉奏之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而不逆燕私奏之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而不疏經所謂樂極和傳所謂聽和則聽者此也蓋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以和敬在心故也事兄悌其順可移於長以和順在行故也父子之道出於天性以和親在性故也然樂之感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父子兄弟和親於閨門樂之化行乎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

行乎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於宗廟樂之化行乎上國與天下也古樂之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已若夫新樂之發獲雜子女不知父子况君臣上下兄弟長幼者乎大司樂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示皆出於宗廟之中申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言在宗廟之中則圓丘方澤之祭可知矣儀禮凡鄉飲鄉射燕禮皆用樂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言在族長鄉里之中則朝廷之上燕饗可知矣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小

者謂之閨而燕禮有房中之樂豈非作於閨門之內者歟昔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亦其遺制也然化之行也必自貴而賤自外而內故先君臣上下而長幼次之父子兄弟爲後荀卿先君臣父子兄弟而後及長少者尊尊而後親親親親而後長長治之序也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一者數之所始物者器之所寓一雖不足以盡樂而樂未離數不可以不審物雖不足以顯樂而樂未離器不可以不比今夫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樂得

一以和然則將欲定和其可不審一乎獸有比肩不比不行禽有比翼不比不飛况樂欲飾節其可不比物乎蓋五聲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爲一者以黃鍾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黃鍾十二律之和定審一以定和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草木以節之比物以飾節也節以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合雜以成文采節奏合而成文也指八音而言謂之比音指八音之物而言謂之比物其實一也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飾節者樂之節節奏合而成文者樂之文三者備矣在

閨門之內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合和父子君臣則天下如出乎一家附親萬民則中國如出乎一人先王立樂之方不過如此自所立之始言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至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也自所立之成言之樂在宗廟之中至合和父子附親萬民是也由前則先君臣後父子重輕之序也與由禮論非禮不定之序同意由後則先父子後君臣先後之序也與易序卦論禮義有所措之序同意此言先王立樂之方荀卿言立樂之術儒行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方則在物一由而有所嚮非所以爲全也術則述其末而行之非所以爲本也二者之言相爲表裡爾若夫論樂之全而不域於一方論樂之本而不蔽於末節又非先王所得而立之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

季札觀周樂於魯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歌頌曰至矣哉廣而不宣師乙言樂於賜謂廣大而靜者宜歌

大雅寬而靜者宜歌頌是雅爲王政之興頌爲王功之成其體未嘗不廣也况聽其聲乎蓋內之爲志意外之爲容貌陳之爲行列變之爲進退聽雅頌之聲則知反情以和志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故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故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然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干戚舞之器也俯仰詘伸舞之容也綴兆舞之位也節奏聲之飾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干戚則羽籥舉矣言俯仰詘伸則疾舒舉矣言綴兆則遠短舉矣言節奏則文采舉矣耳之所聽志意得廣而有容手之所執體之所習容貌得莊而有敬足之所行心之所要行列得正可畏而愛之進退得齊可則而象之如此則五官皆備而天樂全矣其於出則征誅入則揖遜天下莫不聽而從服也何有荀卿謂歌清盡舞意天道兼繼之目不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俯仰屈信進退疾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俯會之節如此而巳有言制雅頌之聲有言聽雅頌之聲者制其聲以爲樂章者在先王聽而得之以廣志意者豈特先王而已哉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樂出於虛藏於無天地麗於實形於有實必受命於
虛有必受命於無此樂所以能生天地非天地所生
也萬物非天地不生天地非樂不生則樂者天地之
命也今夫始天始地者太始也樂有以著之以至六
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自非能命天地而不命
於天地孰能與此莊周謂調之以自然之命者幾是
歟喜怒哀樂未發而爲中者性也天下之大本存焉
發皆中節而爲和者情也天下之達道存焉先王作
樂以情性爲綱以中和爲紀無中以紀之則蕩而至
於過無和以紀之則異而至於乖古之神瞽考中聲
而量之以制度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使夫德音
不愆以合神之以中紀之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
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以
和紀之也經曰樂也者節也又曰樂至則無怨節則
不過所以爲中無怨則不乖所以爲中和中和之發在
哲民情而已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然樂之道推而
上之以觀其妙斯爲天地之命推而下之以觀其微
斯爲中和之紀以樂爲中和之紀則禮者中之紀而
已與易於乾言變化於坤特之化同意此言天地之

命自其妙言之荀卿言天下之大齊自其粗言之要
之終於中和之紀皆不可得而異也禮器以禮爲眾
之紀紀散則眾亂則樂爲中和之紀紀散則樂淫矣

樂書卷三十終

樂書卷第三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
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
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藝有六樂居一焉禮有五軍居一焉樂由陽來而喜
者陽也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則樂者道也鈇鉞者器也荀卿曰凡

禮軍旅飾威也以飾喜爲樂則飾怒爲禮矣以鈇鉞爲禮之器則鐘鼓爲樂之器矣先王以樂飾喜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安治者莫不和之以爲樂焉以禮飾怒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暴亂者莫不畏之以爲威焉孟子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之舉欣欣然有喜色所謂樂所以飾喜也繼之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所謂喜則天下和之也言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所謂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繼之以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怒則暴亂者畏之也先王之於喜怒未嘗容私皆得其齊焉夫豈爲道之過哉由是知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有子謂先王之道以禮之用和爲美則兼樂言之有不爲盛者乎然而墨子非之豈不猶之楚而北求也哉此言喜怒得其儕荀卿言得其齊者儕之爲言類也齊之爲言中也喜怒得其儕則喜怒必以其類矣與春秋傳謂喜怒以類同意喜怒哀得其齊則喜怒哀必適於中矣與中庸謂喜怒哀未發謂之中同意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

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周官大司樂宗廟奏九德之歌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記曰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則詩言其志德音之所止也歌詠其聲德音之所形也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而德則直已而陳之直已則循理而無所詘不亦簡乎陳德則因性而無所隱不亦易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成位乎其中矣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在易之坤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以靜息直以動顯故萬物直乎東則之動而已是直已者必動而動已者直在其中矣人之歌也無陰陽相爲流通物象相爲感應故聲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已而天地應焉其形和也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感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乖不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數而不亂能勿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自遂能勿育乎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信乎歌之氣盛而化神矣秦青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亦幾是歟師乙賤工也對子贛之問有及於此是知古之審聲以知

樂書卷三十一
音審音以知樂者豈特君子哉

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人之受命於無莫不具五行之氣成形於有莫不備五行之聲氣異異聲聲異異歌歌異異宜此聲歌所以各有宜而宜定者不出所伍也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又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是寬柔者君子之容德也靜正者君子之敬德也以仁存心而不失之寬柔

仁德莫盛焉以禮存心而不失之靜正禮德莫盛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者也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政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大則崇化其體廣大嫌於離靜以卽動不可不鎮之以靜其用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不可不成之以信大雅德逮黎庶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小則川流其性恭儉以爲德其性好禮以爲行恭儉而知好禮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大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太陋小雅譏小己之得失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頌之所以爲頌者雅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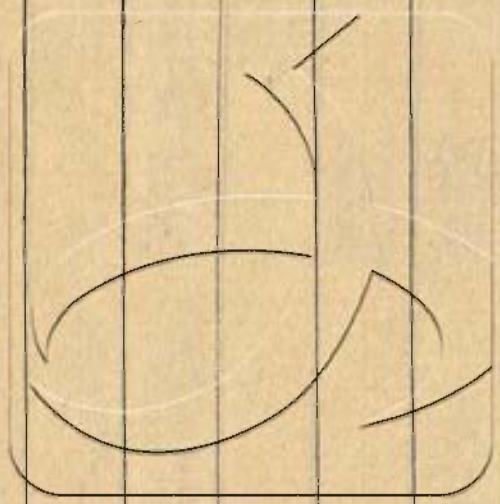
也雅之所以爲雅者風積之也正直爲正正曲爲直
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爲始論王道以正直爲終正
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易曰六
二之動直以方也象曰直其正也正直則離靜以動
不濟之以靜則其正不足以有守其直不足以有行
矣不污以爲廉而不以物累已不亢以爲謙而不以
已絕物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
矣正直而靜君子之德性也廉而謙君子之德行也
風出於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
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寬而靜則寬而栗也柔
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
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
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昔季札觀周樂於魯爲
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近而不偏遠
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
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
而不流盛德之所同也非寬而靜柔而正者能之乎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文王之德
也非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能之乎至於歌小雅則
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歌周南

召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然勤而不怨歌豳則曰美哉蕩蕩乎然樂而不淫季札之論頌與大雅則是論小雅與風未容無失也小雅周之所以致逸樂之成者也孰謂德之衰乎關雎樂而不淫者也孰謂勤而不怨乎豳俗勤而不怨者也孰謂樂而不淫乎然則歌之所宜頌則寬而靜大雅則廣大而靜者蓋歌以聲爲本聲以靜爲容此歌風雅頌所以皆本於靜歟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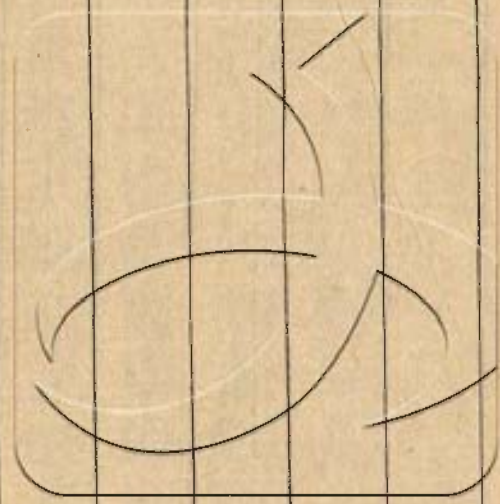
五帝之聲不可得而見所可見於書者不過詩言志歌永言而已商人識之蓋不得其詳所得而歌之者不過五帝之遺聲而已商之聲其體肆而不拘直而不屈其用則恤下以爲慈利物以爲愛則肆直義也慈愛仁也仁之實盡於事親義之實盡於事兄樂也者節文仁義而已然則歌商之音非肆直而慈愛者豈能宜哉昔曾子商歌莊周悅而與之甯戚商歌齊桓悅而用之聞其聲知其德性然也蓋肆直而慈愛者存乎仁義臨事而屢斷者存乎勇具仁義之道而勇以行之此所以爲天下達德也顧豈不賢者能歌之乎

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太公之於齊其文足以附眾而溫良其武足以制眾而能斷溫良者仁之本能斷者義之用三代之道不過如此蓋三代得天下以仁未嘗不始於溫良行仁以義未嘗不始於能斷故湯之代虐以寬溫良也布昭聖武能斷也言湯如此則夏周可知季札之歌齊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傳曰仁而無武無能達也溫良而能斷則仁且有武而能達矣彼國其可量哉齊之音溫良而已非若頌之寬而靜也能斷而已非若商之臨事而屢斷也然則歌之者有不貴於此歟



樂書卷三十一終



樂書卷第三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雜記

大記

祭義

祭統

樂記

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故商非全五帝之聲齊非全三代之聲特其遺聲而已文之五聲謂之聲播之八音謂之音歌也者詠聲以諧音者也故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履斷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遜義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剛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周人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者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得非五帝之遺聲乎周之禮樂盡在於魯而魯太師摯適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遺聲與記所謂遺味遺音之遺異與傳所謂遺直遺愛之遺同子贛達於政非不

能臨事而屢斷也累於貨殖未必能見利而遜也然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其曰商之遺聲疑衍文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性術之變發諸聲音爲歌形諸動靜爲舞歌詠其聲則終始有倫先王登之於堂所以貴人聲也舞動其容則蹈厲有節先王降之於庭所以極歡心也蓋永言之歌上則揚之如抗下則垂之如隊曲則屈之如

折止則立如槁木倨則折還中矩句則回旋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則繹如以成矣是歌之爲言長言之也長言之不足其聲不能無嗟其氣不能無歎嗟歎之不足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發於天機自動亦孰知其所以然而然哉經曰凡音由人心生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是歌出於聲音文采而爲樂之始舞見於干戚羽旄而爲樂之成故孔子論舜之樂而曰韶舞周頌序文王之樂而曰象舞然則舞豈不爲樂之成歟故記樂者至舞而終焉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終於人舞豈能記樂者之意歟此與詩序先手舞後足蹈孟子先足蹈後手舞者自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有終故手舞先足蹈自樂之惡可已言之則終而復始故足蹈先手舞觀仲尼門人或詠歌於雩禘或弦歌於武城或執干而舞或正坐而弦或援琴而成聲或登木而託音其所問及樂者子貢而已豈子貢達於詩仲尼嘗悅而進之歟然子貢知問而不知樂子夏知樂而不知能正知而忘之者其回也歟子貢問樂有其目而忘其辭不過若詩之南陔崇丘書之藁飮汨作周禮之司祿

樂書卷三十二
司空論語之問王如道皆闕文爾學者置而勿論可也

雜記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况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也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

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爲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夫於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古者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之宮中子是與父同宮者也異宮之子雖與於樂不亦可乎

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諸侯五月而葬同等至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

同位至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外姻至是月而卒
哭君之喪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君
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則比殯可知
矣為士比殯不舉樂則比葬比卒哭可知矣王制言
三日而殯合大夫士庶言之豈先王禮意哉

大記

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古者父母有疾琴瑟不御笑不至矧則君大夫士之
親疾如之何不徹縣去琴瑟乎先王之制天子宫縣
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君與大夫雖尊卑不同
其徹樂縣一也士不徹縣而去琴瑟豈未命之士歟
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然則君
大夫徹縣士去琴瑟豈有故然歟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昔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其善也孟獻
子禫縣而不樂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蓋朝祥暮
歌者於禮為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禫縣而不樂者
於禮為過故不謂之知禮特謂加於人一等而已故
祥而縞是日禫徒月樂然則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
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禫而徒月樂作

樂書卷三十二
之時也祥禫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爲之節文邪

祭義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禫有樂而嘗無樂

春爲陽中萬物以生故禫於春以象陽義是以有樂
焉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嘗於秋以象陰義是以無
樂焉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
則樂闕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
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
陽天之道也一哀一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
他求哉反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禫有樂而

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饗禫有樂而食嘗無
樂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日喜與懼半所
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
祭之以禮故祭之日樂與哀半所謂饗之必樂而
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送往要其終
也

祭統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及其將齊也防

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祭祀之齊君子所以致精明之德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可以交神明矣其將齊也不敢聽樂以散其志况已齊者乎周官膳夫王以樂侑食而齊則不樂者此其意歟然此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心齊則聖人以神明其德是已彼其哀樂欲惡將簡之而弗得尙何物之能累哉雖然知致一於祭祀之齊則其於心齊也庶幾焉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尸所以象神而皇尸則君而尊之者也故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境內之象也故天子之祭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之祭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亦與境內樂之而

已天子樂以天下諸侯樂以境內孰謂獨樂勝於與人與少勝於與眾哉故記曰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則此所以與民同也若夫所以與人異則動於無方居於窈冥休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載道而與之俱矣古者人君之於廟享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為過矣此言皇尸以道名之詩言公尸以德名之

樂書卷三十二終

樂書卷第三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陽撰

禮記訓義

祭統

經解

仲尼燕居

祭統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君子之祭也必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

樂書卷三十三
此聖人之道也

禮莫大於祭祀祭祀莫重於三道故裸所以降其神
歌所以詠其聲舞所以動其容獻之屬有九而莫重
於裸是以降神者爲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
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爲重凡見於
下管象武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
當時者爲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道
爲然若夫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裸聲不必重升歌
舞不必重武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
君子之志資諸已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
者其志輕志重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邪志輕
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邪聖人之祭必假三重
以增其志故其祭也必身自盡以明重然後奉之以
禮而薦諸皇尸則三重之道得矣苟輕其志以求外
之重雖聖人弗能得也况下是者乎祭有三重則周
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言周道又言聖人
之道言三道又言三重者禮樂之道大備於周正聖
人之道亦不過禮樂而已知此禮樂之情者能作所
以謂之聖也然禮樂之道成於三謂之三道自由而
行者言之謂之三重自時所尙者言之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
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
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
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
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
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禮以祭祀爲先樂以歌舞爲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
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
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
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

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
文王象舞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
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姒禹之樂也八
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
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
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于今不
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
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爲僭矣孔子曰我觀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記言升歌清廟者四仲尼燕居
主於饗賓文王世子祭統明堂位於祭祀何也老

子曰天得一以清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樂記曰清明象天則清者天德也莊子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又曰不雜則清文王之德之純清矣而不雜則天之德文王之德也賓客主恭祭祀主敬恭則不侮人而立賓以象天所以恭之也敬則不慢神而對越在天所以敬之也荀卿曰歌清盡以清盡之升歌清廟之詩用之大饗則天其賓用之祭祀則天其神恭敬之至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莊儉恭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莊儉恭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莊儉恭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

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邪荀卿曰琴靜好瑟易良然則易良樂教也豈特瑟之一器而已哉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天子之於天下禮樂不可斯湮去身言而履之無非禮也行而樂之無非樂也蓋仁入而爲聖聖德也禮入而爲義賢德也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閭門之內聽雅頌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確乎鄭衛不能入也周官樂師之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佩以鐘鼓爲節則環拜佩環而拜也車亦如之不無鸞和之音矣二者皆以鐘鼓爲節以環佩之聲鸞和之音孰不以鐘鼓爲節哉

仲尼燕居

樂得其節

禮樂之於天下未嘗不相爲終始故禮得樂然後和樂得禮然後節故孔子曰樂也者節也樂得其節則政事得其施樂失其節則政事失其施是聲音之道未嘗不與政通也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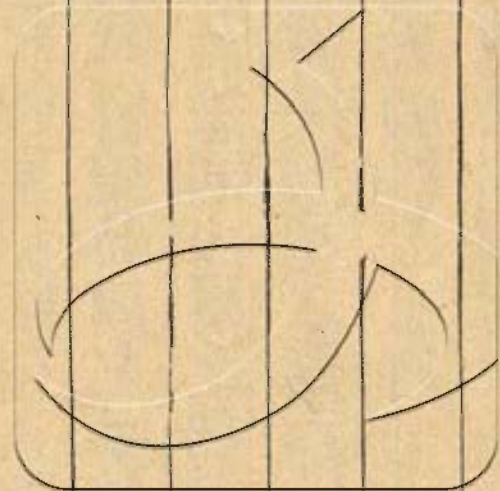
以知政舍君子何以哉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大饗之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揖遜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興樂也揖遜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語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禮見於揖遜而爲仁之容樂見於興闋而爲仁之聲大饗所以仁賓客者也接以禮者必樂之以樂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苟明乎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至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儀也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節也言無物而不在禮則樂可知矣德成而上故升歌於堂上事成而下故管象於堂下金於四時爲秋

秋於天爲旻在五行爲義義於德爲和旻者情之閔和者情之利故入門而金作所以示情也禮器曰內金示和也又曰金次之見情也亦此意歟今夫禮有吉凶軍賓嘉之五者合大饗之四而九焉先儒以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爲大饗有四於義或然觀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而兩國爲之暴骨是無他禮廢樂壞無以示之故也然則諸侯相見之禮得用王者清廟象武之樂何邪曰諸侯具王者之體而微者也斯須之饗用王者之樂不亦可乎傳曰禮盛可以進取者此也是篇始之聖人終之君子者聖人作禮樂者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子張子貢言游之於禮樂蓋未能豫是故仲尼綴言及此欲其由述者之明以及乎作者之聖而後止荀卿曰學止諸至足曰聖然則聖人誨人不倦之意於此見矣書曰羽畎夏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周官有羽籥之舞言籥則知夏之爲翟矣翟雉五色備爲夏言夏籥序興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興所謂興羽籥是也以夏籥爲羽籥之文舞則武爲干戚之武舞矣先武舞後文舞者周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序也

樂書卷三十三終



樂書卷第三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仲尼燕居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
作

禮煩則亂非所以為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為節也
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
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作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

樂書卷三十四
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顧豈小人所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則與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夫之無序能無謬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義能無素乎人而無德焉以爲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能其於德則足乎已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也特所得有厚薄而已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未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樂之於天下稽之度數莫不有制度求之情文莫不有文爲制度文爲雖同出於樂要其所以制度文爲實在禮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觀之凡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爲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蓋達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沈湎而無禮以正之

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文爲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歟觀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達德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樂禮教和亦不過如此是夔固非不知禮也特禮不勝於樂而已彼其於樂雖粗而偏然以名論實亦未免爲滯古不知合變之人也子貢以爲窮惡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子張問政孔子語之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以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身立則政立故也蓋脩身之道以踐言爲始而和行終之言而履之是能踐言者也非禮而何行而樂之是能和行者也非樂而何在易上乾下兌而於卦爲履君子踐言以爲禮也苟力此不怠南面而立則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夫是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樂記曰揖讓而天下治禮樂之謂也如此而已孰謂鋪几筵升降酌

獻酬酢然後謂之禮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由此觀之子張必以鋪几筵之類爲禮作鐘鼓之類爲樂未免乎以末節論之也子張能莊不能同而難與並爲仁是蔽於末而不知本者也故孔子由其問政而語及是者欲其由末探本故也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旣略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

樂書卷三十四
四
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凱者喜也樂之所由生也弟者順也禮之所由生也君子之於禮樂豈他求哉不過舉斯心措諸彼而已然則不達禮樂之原惡足爲民父母乎蓋凱弟出於君子之德性而禮樂皆得斯謂之有德矣然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君子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君子謂之偏爲其不達禮樂之原故也苟達禮樂之原則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無自不可矣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致五至而至於志氣塞乎

樂書卷三十一
天地不亦大乎行三無而至於施及四海施于孫子
不亦遠乎子夏可與言詩至於門人事洒掃應對進
退之末是雖達詩人之意未必達禮樂之原也故孔
子因其所問而告之以致五至行三無反覆以詩明
之蓋所以長其善救其失也然言五至禮必先樂言
三無樂必先禮何也曰五至為粗矣致之必自此以
至妙故先乎禮三無為妙矣行之必自此以之粗故
先乎樂

樂書卷三十四終

樂書卷第三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中庸

喪服四制

投壺

儒行

中庸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
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下之至善曰德位待德而後興
德資位而後叙雖外有尊位苟內無盛德以居之雖

樂書卷三十一
內有盛德苟外無尊位以行之皆非所謂德爲聖人
貴爲天子也况敢作禮樂乎蓋德者得也禮樂皆得
謂之有德唐虞之著周家之備是無他德位兼隆而
已仲尼非無盛德也於禮則執而不敢制於樂則正
而不敢作無尊位故也周公非有尊位也制禮作樂
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攝政故也由是觀之位有餘於
德德有餘於位者如之何敢作禮樂哉

喪服四制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
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者應而對而對不止於唯對者答而言而言不止
於對言則直述而不議而議不止於言議則論說而
不及樂而樂不止於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故唯
而不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故對而不言大功之哭
三曲而偯故言而不議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故議而
不及樂哀之發於聲音言語如此夫豈僞爲哉凡稱
情以爲文發於天機自然而已喪服四制論五服之
喪正與此同特緦小功之喪其序與此異者此以隆
殺爲序故小功先於緦喪服四制以輕重爲序故緦
先於小功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爲表裏故鄉射之禮命太師奏騶虞間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狸首亦間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大師奏狸首蓋狸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投壺者必莫而後發亦猶是也狸首之詩無所經見唯逸詩有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狸首之詩邪檀弓曰狸首之斑兮執女手之卷兮豈狸首之歌

邪狸首之於射樂御而射以禮則投壺之義亦如之
觀鄉射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掩越
內弦右手相則知命弦者何瑟之工也觀大師掌六
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知大師曰諾
者以奏狸首必諧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也命弦者請
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其節比於樂也命酌者曰
諾其容比於禮也噫君子之於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如此後世有驍壺之樂亦本於是歟

鼓

半

魯鼓

半

薛鼓取半以下爲投

壺禮盡用之爲射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
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魯鼓

半

薛鼓

半

少儀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
亦如之是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禮無異者特繁簡不
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圓者擊磬方者擊鼓取半以

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聞鼓節則知其事矣魯
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
也觀春秋之時齊晉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
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
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
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爲會同之主於其中
否以卜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
是過也

儒行

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

周官掌禮樂以春官禮樂資仁以立也大饗之禮備
其禮樂繼之君子知仁焉禮樂待仁以行也孔子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仁爲禮樂之
本禮樂爲仁之文也有禮斯有節有歌斯有樂樂記
曰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禮節所以飾貌故爲仁之
貌歌樂所以合情故爲仁之和貌外也禮自外作故
也和內也樂由中出故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
爲成人矣儒行之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
則成人之道盡於此矣孔子未嘗與門人以仁與禮
樂所與特顏子一人而已然則顏子之去聖人其出

樂書卷三十一
入亦不遠矣莊周謂回忘仁義禮樂豈其然哉合之則禮樂皆本於仁離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孔子以孝悌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其致一也

樂書卷三十五終

樂書卷第二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鄉飲酒義

射義

聘義

鄉飲酒義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二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鄉飲酒之禮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所謂工入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

升歌三終也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所謂主人獻之之禮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主人獻之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受主人爵眾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亦主人獻之之禮也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間

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工告于樂正歌備樂正告於賓乃降所謂工告樂備遂出也作相爲司正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賓禮辭許所謂一人揚觶乃立司正也由此觀之歌者在上故升歌堂上匏竹在下故笙入堂下間歌則笙歌間作與升歌異矣合樂則聲音並奏又不特歌而已然皆三終者以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之意也孔子謂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以

成豈非樂成於三之意歟然樂勝則流必有禮以節之故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繼之以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必繼之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者以禮節樂於其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則賓主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以儀禮考之鄉飲酒之禮凡言洗觶實觶奠觶執觶皆責之司正則揚觶者不過一人而已荀卿以二人言之豈惑於射義公罔之喪序黜二人揚觶而遂誤歟

射義

故射者進退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而不失之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古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內志正外體直

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周官樂師凡射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而國安矣其有不可以觀盛德乎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是艮者物之終始也射者人之終始也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其於觀盛德也何有鐘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蘋王道成於騶虞則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蘋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蓋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况射節乎不言卿孤則以射人見之矣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多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古者男子生用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所以示男子之有事也天子爲是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必先察其有志於其所事然後因飾以禮樂焉蓋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飾之以禮樂則德行立亦可以爲成人矣然則行同能耦者可不以是別之乎古者以禮射則張侯而主之以德以力射則張侯而主之以獲故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中則得爲諸侯而與祭不

中則不得爲諸侯而不與祭與祭者君有慶而益地
不與祭者君有責而削地則射雖於德行爲末而諸
侯習禮樂實在焉豈非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
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哉書大傳稱諸侯之於天子三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
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
其適也有衣服弓矢秬鬯虎賁之賞其不適也有絀
爵之罰蓋亦表裏於此矣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
樂者鄉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
其事故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
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畫謂之正栖皮謂之鵠鵠之爲物遠舉而難中射以
及遠中鵠爲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爲賢也射者
何以射爲不主皮而射也何以聽爲循樂節之聲而
發也郊特牲曰射之以樂也如此而已蓋不主皮而
射則其容體比於禮循聲而發則其節比於樂禮樂
由賢者出故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若夫不肖之人
事勇力忘禮樂彼將安能中哉故孔子曰射不主皮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

禮而言也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也

聘義

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義近禮仁近樂仁義人道也禮樂資之以為本禮樂
人文也仁義資之以為用垂之如隊禮也以卑為尚
故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以反為文
故也君子比德於玉而禮樂與焉豈非禮樂皆得謂
之有德歟

樂書卷三十六終

樂書卷第三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天官

膳夫

地官

大司徒

封人

膳夫

鄉大夫

鼓人

膳夫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於造

禮者天地之節也樂者天地之樂也君子知禮之初始諸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故節之於頤以爲禮樂之於需以爲樂然則天子一食之間有不在禮樂乎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則天數也以樂侑食卒食之樂徹于造者無大喪大荒夫扎無天地之裁邦之大故則王可以樂之時孟子所謂樂以天下者也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每飯異樂每樂異工侑食之樂大致如此然王日一舉以樂侑食者膳夫之職至於大食三侑又大司樂之職也古者飲必告飽告飽必侑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矣荀卿大戴皆言三侑之不食則以樂侑食至於三禮之大成也禮之大成者皆合奏鐘鼓則知非三侑之食無鐘鼓矣傳曰王者飲食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蓋本諸此

大司徒

大司徒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大宰之於禮典小宰之於禮職大司樂之於合樂皆和邦國諧萬民是禮以敬爲本而其用在和樂以樂爲用而其本在和故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蓋禮樂於六藝爲首和於六德爲終以樂禮之

藝達六德之和以教民則有以同民心出治道可使
向方而觀德矣其於移風易俗也何有先王著之以
爲教君子廣以成之不過如此書曰契爲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心明七教以興
民德是爲樂禮以教和者王也佐王以樂禮教和者
大司徒也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宏敷五典式和民
則非以樂教而何蓋父子之道天性也古之教者必
自父子始至於長幼和順於鄉遂君臣和敬於朝廷
莫不自此移之矣故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所以合和
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然以此教
民非樂之至也語其志則奏之以無怠之聲謂之以
自然之命道可載而與之俱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
教之和

禮者天秩之經存乎天而有陰陽樂者人道之大存
乎人而有文武吉嘉賓禮之屬乎陽也凶與軍禮之
屬乎陰也雲門大咸大磬大夏樂之本乎文也大濩
大武樂之本乎武也五禮自外作皆本之忠信文之
義理以之防民僞而教之中使之因性以復命也六
樂由中出皆文之五聲播之八音以之防民情而教

樂書卷三十七
三
之和使之因情以復性也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而禮所以制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樂所以道之易曰利貞者性情也中出於性而近貞和出於情而近利利貞天道也惟聖人爲能之故於乾言之中和人道也惟賢人能之故於大司徒言之然教敬以祀禮教讓以陽禮教親以陰禮教和以樂禮此因民常而施教所以輔相之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此防其情僞而教之所以裁成之也古之人所以致禮樂明備天地官者本諸此歟禮主防僞以教中而樂非不豫焉記曰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中和之紀是也樂主防情以教和而禮非不豫焉記曰禮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禮之用和爲貴是也

鄉大夫

鄉大夫之職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以燕禮考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然則鄉射之禮興舞亦如之矣蓋鄉射之禮升歌於堂上降管於堂下然後舞動其容而不知手足之舞蹈是雖爲

所樂之極亦特其末者而已記曰樂者非謂黃鐘于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射之興舞非特於鄉為然王之燕射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大射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是知自王達於庶人凡射未嘗不以舞終焉衛之賢者仕於伶官詩人謂皆可以承事王者不過美其公庭萬舞執籥秉翟而已然則鄉大夫賓興賢能而所詢及此不亦宜乎國語謂親戚為詢拘矣古者射不主皮此言主皮者不主皮所以觀德行之本主皮所以觀藝儀之末本在於上非眾庶所知故也

封人

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絃共其水橐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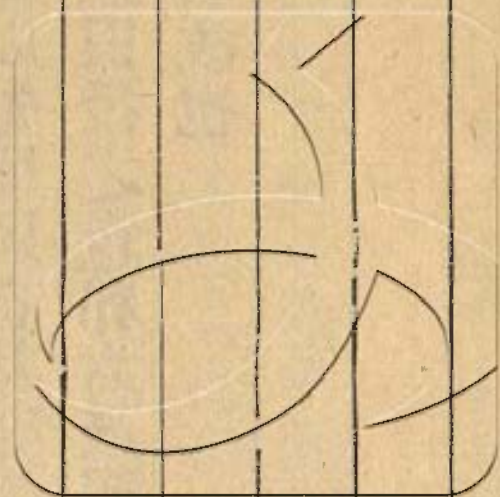
歌詠其聲於堂貴人聲也舞動其容於庭容斯為下矣先王於祭祀之牲貴牡不貴牝貴小不貴大貴純不貴厯貴充不貴疾其出入奏昭夏其設飾則歌舞之豈特樂其性為哉迥所以樂神也然必責之封人者封人所掌者土事牲之所資以養者土物資養於土物者使掌土事者鼓舞之以明樂於所供而不以物儉其神故也

鼓人

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參而三之其數六因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數也金陰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凡物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其為聲也或虛實相成或幽顯相形雖有萬不同其本則一而已其為音也或雜比成文或曲折成方雖當愆不同其音亦一而已六鼓四金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鼓人掌教之者以謂聲樂易以流吾以

是節之軍旅易以乖吾以是和之田役易以亂吾以是正之節聲樂所以飾喜也和軍旅所以飾怒也正田役所以飾事也記曰樂也者節也豈節聲樂之意邪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豈和軍旅正田役之意邪六鼓四金必掌以鼓人者鼓為樂之君故也



樂書卷第三十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地官

鼓人

舞師

鼓人

教爲鼓以辨其聲用以鼙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
 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鞀鼓鼓役事以晉鼓鼓
 金奏

鼓異異聲聲異異用故鼙鼓天聲也以鼓神祀靈鼓

地聲也以鼓社祭路鼓人聲也以鼓鬼享鼗之於軍
鼗之於役晉之於金奏亦若是矣鼓人非特教其爲
之文辨其聲用焉以言其爲用故也神祀大宰所謂
大神是也社祭大司樂所謂土示類也於天言神以
見大示於地言社以見天之聚神與記言郊社之禮
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同意大司樂言雷鼓靈鼓
路鼓皆有鼗而鼓人言鼓不及鼗眠瞭播鼗不及鼓
者以鼓人言鼓以見鼗眠瞭言鼗以見鼓故也鬼享
之鼓謂之路軍事之鼓謂鼗皆以爲大者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故也然六鼓之用不同而有所謂同故路

鼓晉鼓鼗鼓或施之軍事大司馬教戰王執路鼓諸
侯執鼗軍將執晉是也路鼓或施之朝政太僕建路
鼓以達窮者與遽令是也鼗鼓或施之金奏靈臺鼗
鼓維鏞是也鼗或爲賁鼓以賁爲義也鼗或爲臯鼗
以臯爲義也

以金錡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鏡止鼓以金鐸通鼓
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也故錡之聲熟鐃
之聲濁鏡之聲高鐸之聲明熟則陰與陽和故可以
和鼓濁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高則陰勝陽而
止之故可以止鼓明則陰與陽適故可以通鼓在易

良則位之終止也其究也必窮故以漸進繼焉既濟則治之終止也其究也必亂故以未濟終焉此六鼓終於通鼓之意也大司馬言鐸鐃則鳴之而已鐸則或振或摠其用則先鐸後鐃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序大司馬言用之序故也鐃之於兵雖無經見國語曰戰以鐃于丁寧倣其民也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丁寧鐃于振鐸則兵法固有之矣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

先王作樂發諸聲音而以鼓爲之君形諸動靜而以舞爲之容故凡神在天地之間自有聲至於無聲吾皆有以鼓之自有形至於無形吾皆有以舞之然則鼓之舞之有不盡神者乎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由此觀之凡祭祀百物之神舞之在舞師則鼓之在鼓人矣其兵舞帔舞扞蔽祓除災害故也扞蔽則災害未然者不至帔除則災害已然者去矣黨正祭禘族師祭酺皆此意歟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則百物之神有舞者非小祭祀也記言聚萬物而索饗之則蜡而已祭祀百物之神非特蜡也先王之於

百物致而祭之以夏索而饗之以冬謂之凡祭祀百物則不主一時可知矣

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眾田役亦如之

不虞之患多起於夜故古人於無事之時猶或待暴有析守國有鼙况軍旅乎此挈壺氏所以序聚柝鼓人所以鼓鼙也縛師掌固皆夜王鼙大司馬辨軍之夜事則鼓人所鼓所辨亦可知矣兵法有鼓首鼓焉鼓徒鼓手鼓足之說則軍動鼓其眾亦不過如此晉魯莊公戰于長勺未可鼓而欲鼓皆闕違之爲其失之遽也宋襄公戰于泓可以鼓而不鼓子魚非之爲

其失之緩也先王鼓眾之法無失也軍動則鼓之而已今夫田者養禽獸而取之以爲人利者也役者執及從事而與成異者也古人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而不及田何邪曰先王教軍旅之法常寓於四時之田在易之師有田禽之象司馬之田有如戰之陣則軍旅田獵之制同法而異用言軍事則田事舉矣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則贊之在大僕鼓之在鼓人故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救日月則詔王鼓者鼓皆以助陽也月食而助陽則

月之明遡於日而已日月食皆陰爲之災也今夫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故男教不修日爲之食天子素服修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陽事婦順不修月爲之食后素服修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陰事是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則救日詔王鼓可也救月亦詔之可乎曰陰所以佐陽而主成功者在陽不在陰后所以佐王而主成功者在王不在后然則救日月食均詔王鼓可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月者缺也以食爲常日者實也以食爲變故春秋書日食二十六書述季秋朔辰弗

集于房皆未嘗及月焉鼓人昏義兼日月言者蓋書與春秋皆出於史史法常事不書變則書之不得不與二禮異也書曰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春秋書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者三則救日月用鼓尙矣左丘明謂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然日食奏鼓先王之禮也春秋特譏用牲而已非爲九月六月不鼓也古人救日月之法非特乎此庭氏又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日月食皆陰爲之災必以鼓者所以追陽也以鼓進陽以弓退陰尙何天變之有雖然君子以爲文庶人以爲神矣此言救日月詔

王鼓大僕日月食贊王鼓何也曰大僕之職內與王正其身外與王同憂懼故王鼓得以贊之鼓人之職卑矣內不可與王正其身外不可與王同憂懼特以鼓詔之而已

樂書卷三十八終

樂書卷第三十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地官

舞師

春官

大宗伯

外宗

舞師

內宗

大司樂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

樂書卷三十九
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
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

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繪爲之帔舞也析眾
羽爲之羽舞也以鳳羽爲之皇舞也以旄牛尾爲之
旄舞也舞師先兵舞帔舞繼之以羽舞皇舞樂師先
帔羽皇旄繼之以干與人者樂師以教其儀爲主則
先其飾之盛者舞師以教其用爲主則先其事之急
者故也人君之於天下有山川以阻固然後能保社
稷有社稷以帔除然後可以有事於四方有四方以
爲翼蔽然後可以待變事此山川社稷四方所以言

祭祀而先之於旱暵所以言事而後之也鄭司農曰
社稷以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
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
旱暵以皇是不知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也春秋
書有事於太廟萬人去籥則宗廟用干與羽散而用
之則山川以干社稷以帔四方以羽旱暵以皇矣大
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帔舞也舞大
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
章不言其器於帔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故
也樂師備六舞先羽而後干舞師止於四舞先兵而

後羽何也曰樂師主教國子而舞不可不備舞師主
教野人特其用者而已教國子先文與大司樂同意
教野人先武以野人樸而武故也書言舞于羽于兩
階樂記言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
明堂位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
大夏簡兮詩言碩人俣俣公庭萬舞繼之以左手執
籥右手秉翟皆先武後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
而後羽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而
後文者以武功定天下故也魏志曰舞師馮肅曉知
先代舞名然則魏立舞師豈本此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先王之於祭祀有歌以詠其聲於堂有舞以動其容
於庭故舞師於山川社稷四方旱暵之祭皆興舞則
歌可知矣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而不及升歌
則舞可知矣蓋祭祀小大有不繫之神而繫之事者
百物之神小祀也有所謂非小祀先聖先師非小祀
也有所謂小祀故鼓人言祀百物之神有兵帔之舞
是百物之神有時不以小祀之禮祀之也文王世子
言釋菜於先聖先師則不舞是先聖有時以小祀之
禮祀之也然則鼓人舞師不列之春官而在地官何

也曰六官之屬各以其類然有非其類而列之者義有所主也甸師地事也屬之天官以所主者耕王籍共粢盛故也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川師原師之類亦地事也屬之夏官以所主者辨四方邦國故也弁師禮事也屬之夏官以弁甲異服而同飾與序官先弁師後司甲同意行人小行人司儀之類亦禮事也屬之秋官以禮刑相爲表裏與洪範八政先司寇後賓同意由是推之司干不屬夏官而屬司春氏不屬地官而屬秋鼓人舞師不屬春官而屬地槩可見矣

大宗伯

大宗伯之職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諸萬民以致百物

天產養精故以作陰德所以行陰禮者也以中禮防之則使其不淫地產養形故以作陽德所以行陽禮者也以和樂防之則使其不怠蓋乾坤示人而度數從之度數有常而中禮行焉聲音感人而順氣從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中而不和不足以合天地之化和而不中不足以合百物之產兩者交相爲用而與天地同流其於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也何有蓋

道判而爲禮樂道足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禮樂姑能合天地之化而已道足以曲成萬物而不遺禮樂姑能合百物之產而已記曰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豈非合天地之化邪序故羣物皆別和故百物皆化豈非合百物之產邪言事鬼神則地示可知言諸萬民則邦國賓客遠人可知言致百物則羽羸鱗毛介象物可知

內宗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外宗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几王后之獻亦如之

天子父天下王后母天下其政位雖有內外要之於廟享薦以禮徹以樂蓋未始不一天子聽外治故及於賓客之饗王后聽內治止於羞獻而已豈非易所謂在中饋無攸遂之意邪天子雖主外治而以同族之內宗佐之以內佐外也王后雖主內治而以異族之外宗佐之以外佐內也

大司樂

大司樂掌成均之治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凡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官故周詩言於樂辟雍
鎬京辟廱于彼西廱之類天子之制也魯頌言在泮
獻囚在泮獻功獻馘之類諸侯之制也禮記曰於成
均取爵於上尊又曰禮在瞽宗周自文武以辟廱名
學至成王命之成均所以成人材之虧均其過不及
而已矣以大司樂掌之者以其合國子弟王以樂教
故也生爲樂職之長而教於成均死爲樂祖而祭於
瞽宗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祭之是也序官有上瞽

中瞽下瞽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則瞽宗主以樂
教眾瞽之所宗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文王世子
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是殷之教樂在瞽宗周
人兼而用之豈殷人尙聲因以名其學邪在易之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作樂崇德
自古以固然故言先王至於以樂薦上帝配祖考蓋
始於殷人則殷人以樂名學信矣先儒以成均爲五
帝學祭於瞽宗爲廟中不知奚據而云然成王之成
均特改制之名而已非有變辟廱之實也故其樂育
才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

言中阿則均其過不及之意成均之實也樂之所以
為靡之之樂有儀所以為辟之之禮辟靡之實成均
之法王之所制而以大司樂掌焉豈非寓人君樂育
人材之意邪

樂書卷三十九終

樂書卷第四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中以本道之體其義達而為和其敬達而為祇祇則
順行所成庸則友行所成友以事師長孝以事父母
則樂德所成終成始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則人道
而已若聖之於天道則孝不足以言之然則自世胄

樂書卷四十一
而言謂之胄子自合國子弟而言謂之國子其實一也帝則德全而教畧故舜命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四德王則業大而教詳故周命大司樂教國子以中和祇庸孝友之六德古者教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以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孔子曰成於樂則樂者固教之始終歟大學之教先入學釋菜以示之禮繼之小雅肄三以示之樂學雜服者達之以安禮學操縵者達之以安樂是知教人始終以樂豈特國子而已哉雖萬民之眾司徒固以五禮教之中六樂教之和矣周之教國子非特樂德也蓋并與樂語樂舞而教之豈舜教胄子不足於此邪以經求之詩言志歌永言非無樂語也樂則韶舞非無樂舞也特舉樂德該之而已樂德必始於中和者樂爲中和之紀故也荀卿亦曰樂者中和之節也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興道諷爲樂語之體誦言語爲樂語之用其實一也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又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

大者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樂記曰樂終可以語可以道古瞽矇掌弦歌諷誦詩傳曰樂語有五均是知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大致不過如此先樂德後樂語者德爲樂之實語爲樂之文與四科先德行後言語同意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先王之樂多矣大司樂用以教國子則此六樂而已人之情哀則辟踊樂則舞蹈先王因六樂而爲之節文制爲文武之舞大司樂以教國子均以大名之者禮樂各以時爲大故也堯命瞽矇作大章以其煥乎

其有文章也黃帝命營烝作咸池以其感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故以夔作大磬禹成治水之大功故以臯陶作大夏湯能護民於塗炭而澤之故伊尹作大濩焉武王能以武定禍亂而止之故周公作大武焉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則無復餘蘊矣故記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才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大章大卷樂之用雲之爲物出則散而

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爲卷其志所以藏堯之
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
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雲門大章大卷堯
之天道格于上者也咸池堯之地道格于下者也韶
舜繼堯之樂也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疇繼其地
道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茂以加於此矣磬又
作韶者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磬居
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以聲爲上所以紹其五
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則韶以音爲左所以紹其八
音也舜欲聞五聲六律八音以作樂概見於此矣五

帝殊時不相沿樂此特以堯舜言者書斷自唐虞樂
斷自堯舜固聖人定書正樂之意也然天性得而爲
德心聲發而爲語德容達而爲舞大司樂之教國子
始於樂德本之情性也中於樂語發之聲音也終於
樂舞形之動靜也人道性術之變蓋盡此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萬物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茹於卯振美
於辰已盛於巳罌布於午昧夔於未申堅於申留熟
於酉畢入於戌該閔於亥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

故謂之黃鐘其管九寸其數八十一其日壬癸其月
爲辜其歲困敦其風廣莫其宿虛其次須女其辰合
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故合於大呂而
下生林鐘焉建丑之律陰氣旅助於陽故謂之大呂
其管八寸五分其數七十六其月爲涂其歲赤奮其
宿牽牛其次建星其辰合亥楊其候大寒在卦則坤
之六四也故合於黃鐘而下生夷則焉建寅之律萬
物莫不湊地而生故謂之太簇其管八寸其數七十
二其月爲陬其歲攝提其風條風其宿箕其次尾其
辰合娵訾其候啟蟄在卦則乾之九二也故合於應

鐘而下生南呂焉建卯之律陰陽之氣相夾而聚故
謂之夾鐘其管七寸六分其數六十八其日甲乙其
月爲如其歲單闕其風明庶其宿心其次房其辰合
降婁其候春分在卦則坤之六五也故合於無射而
下生焉建寅之律萬物巨然絜齊故謂之姑洗其管
七寸二分其數六十四其月爲病其歲執徐其宿氏
其次亢其辰合大梁其候清明在卦則乾之九三也
故合於南呂而下生應鐘焉建巳之律萬物盡旅而
西行故謂之中呂其管六寸八分其數六十其月爲
余其歲荒落其風清明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合實沈

其候小滿在卦則坤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而上生黃鐘焉建午之律陰繼於陽而賓之故謂之蕤賓其管六寸四分其數五十七其日丙丁其月為臯其歲敦牂其風景風其宿張其次星紀其辰合鶉首其候夏至在卦則乾之九四也故合於林鐘而上生大呂焉建未之律萬物成熟而眾多故謂之函鐘其管六寸其數五十四其日戊己其月為且音祖其歲協合其宿弧其次狼其辰合鶉火其候大暑在卦則坤之初六也故合於蕤賓而上生太簇焉建申之律陰潛賊陽故謂之夷則其管五寸六分其數五十一其月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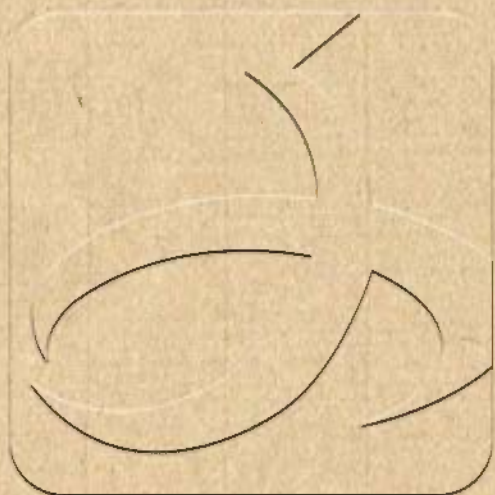
相其歲涒灘其宿伐其次參其辰合鶉尾其候處暑在卦則乾之九五也故合於小呂而上生夾鐘焉建酉之律南氣旋入故謂之南呂其管五寸三分寸之一其數四十八其日庚辛其月為壯其歲作噩其宿囷其次留其辰合壽星其候秋分在卦則坤之六二也故合於姑洗而上生焉建戌之律陽氣無餘故謂之無射其管五寸一分其數四十五其月為立其歲闔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合大火其候霜降在卦則乾之上九也故合於夾鐘而上生仲呂焉建亥之律陰與陽交應故謂之應鐘其管四寸七分之五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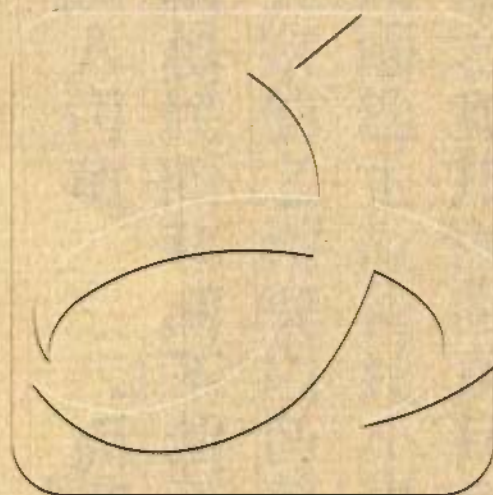
四十三其月爲陽其歲大淵其宿璧其次室危其辰合析木其候小雪在卦則坤之六三也故合於大蔟而上生蕤賓焉由是觀之本乎乾爻者爲六律本乎坤爻者爲六呂六律左旋而生同則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六同右轉而生律則爲異位所以象子母間八而生所以象八卦旋之爲宮所以象三才文之以聲不過乎五播之以音不過乎八成之以舞不過乎六大司樂以六律六同考五聲以五聲成八音以八音成六舞以六舞大合樂用之大祭祀足以致鬼神示用之大朝會足以和邦國用之教萬物足以諧萬民用之大饗食足以安賓客用之待四夷足以說遠人用之大蜡足以作動物觀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則致鬼神示可知群后德讓則和邦國諧萬民可知虞賓在位則安賓客說遠人可知鳥獸蹠蹠鳳凰來儀則作動物可知此言大合樂樂神之樂也旋宮之樂降神之樂也大司樂之大合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大宰禮要小宰禮職亦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者禮器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左傳曰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則和者有異而無乖諧者有徧而無殊是和未至於諧也邦國則異而易乖故欲其和萬

樂書卷四十一
民則眾而難徧故欲其諧禮以和諧爲用樂以和諧
爲體均謂之和邦國諧萬民者其情同也大司馬之
法以治邦國爲主故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而萬民
不預焉大宗伯之禮樂以防萬民爲主故言合天地
之化以諧萬民而邦國不預焉非特此也掌交和諸
侯之好調人司萬民之難而諧之亦輔禮樂之不至
爾



樂書卷四十終





70041671

